

双面女巫——最终的情人

妻子洛云知道丈夫陈光不对劲。

频繁的加班应酬，遮遮掩掩的眼神，突然开始健身保养，和对房事的厌倦。

有些事，不需要证据，枕边人靠一个眼神就明白。

陈光又一次通宵加班后，洛云辗转难眠，最终决定，跟踪陈光。

送孩子去幼儿园后，她在陈光公司门口一直等着，等了一个小时，陈光出现了。

他从一辆宝马上下来，开车的，是个年轻女人。

陈光探头与那女人缠绵拥吻，容光焕发像个毛头小子。

洛云的第一反应甚至不是嫉妒。

她突然想起，陈光已经很久没有吻过她了。

洛云失魂落魄，看着他们难舍难分了很久，陈光才依依不舍地进了大楼。

那女人一脚油门开走，洛云缓缓从角落走出来，吃着那女人留下的油烟，看着那辆车远去，呆如雕像。

猜到是一回事，亲见又是一回事。

尤其是到家就喊累，像个哑巴一样只知道刷手机，看都不看她一眼的男人，原来可以这么激情四射。

这不是捉奸，这是凌迟。

她突然想起，前段时间，陈光在手机上一个劲刷宝马和奔驰的性能对比。就是这款宝马。

她还说过，陈光公司刚开始赚钱，家里不需要这么贵的车，要陈光别花没必要的钱。

想想当时陈光惊诧的笑，洛云突然想抽自己一耳光。

2

洛云回家呆坐了一天，到了时间动身去把孩子接回来，做了一桌好菜，等陈光回来。

痛苦如一把刀在她心里绞来绞去，绞得她几乎要吐血。

可她离不开他。

她和陈光十年感情，整个人生已经托付在他身上，粘得死紧。

陈光就是她生活的重心，她的天她的地。

如果分开，势必如切骨剝肉。

她不敢。

而且她还有孩子，她还几年没工作。

她是个老实女人，她不知怎么离开陈光过日子。感情上，生活上，她都做不到。

洛云只得打落牙齿和血吞，狠狠捶自己心口，逼着自己把耻辱感忽略掉。

只要陈光认错道歉，她可以选择忘记。

只要陈光肯回头，她可以终生不提。

可陈光没回来。

他只发了一条简短的语音：「晚上有应酬。」

洛云心里冒出一股火来。

她做了一天的心理建设准备原谅他，痛苦和愤怒在她脑中一直咆哮，她要吃止痛药才能止住头疼。

而他，却还准备去温柔乡？

洛云哄睡孩子，麻木地坐在餐桌前，想要徐徐解决，可终究手比脑子快，她发出了一条微信：「今天早上我在你公司门口。」

半小时后，陈光回来了。

3

洛云坐在凉了的饭菜前，大脑飞速运转，想着如何能不伤感情地指出陈光的错误，挽回陈光的心，让这个家继续。

毕竟她和孩子都需要他。

可陈光比她干脆多了。

他厌恶地扫了洛云一眼：「都学会跟踪了？」

「.....」这个开场白，让洛云一时无话可接。

她咬咬唇，清清嗓子：「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我也不问你们好了多久了，我就.....」

她后半句「我就想问你要不要这个家」还没说完，陈光摆摆手打断她：「那你应该也看见了吧，她怎么穿衣打扮的，你再看看你.....」

陈光嫌弃地瞥了洛云一眼：「幸亏你没现身，不然让人把你比得跟个收破烂的似的。」

洛云简直惊呆了。

她做梦都不敢这么梦的，出轨的人回家不解释，倒过来笑话她土？

「陈光，三岁的孩子你带一天试试。我看看你有没有时间打扮？再说你以为我不爱美？我只是舍不得买而已，我在家里给你支持后方，让你安心拼事业……」

洛云还没说完，陈光又不耐烦地打断了她：

「得得得，你可拉倒吧。你在家带孩子是为了支持我？你要真有本事，你不想在外面风光？甘心在家带孩子？你待在家是因为你无能，别给自己戴高帽子成吗？」

洛云彻底不会说话了，呆呆地看着陈光。

这个男人，怎么这么陌生？

刚生孩子时，他不是这样的……

「难怪我妈说你会变心……」洛云脑子一片空白，喃喃地道。

「要不说女人最后都会像自己妈呢，你妈不就是吗，把你拿在手里当筹码，让你爸给了一辈子赡养费。」

洛云的手剧烈地抖起来。

洛云的父亲小三无数，她母亲一辈子都绿云高罩，哭闹了半辈子，最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只要男人还肯拿钱回家就行。

洛云没想到，陈光婚前最心疼她的原生家庭，现在却用来耻笑她。

陈光烦躁地点根烟：「说吧，你想冲我要多少？我公司股东可不少，不是我一个人的，房子按法律分，车可以给你。」

洛云心一下子凉了半截。

想象中的解释、道歉、悔改，一样都没有。

他比她还先提离婚。

洛云看着陈光的脸。

曾经这是她全部的快乐源泉。

可现在，那张脸那样陌生而凉薄。

「没有挽回余地了吗？」她心生出恐惧来。

孩子变成单亲家庭可怎么办？

「想挽回你跟踪我干嘛？」陈光吐出一口烟，「再说你这样的带不出去，我因为你也误了不少应酬。」

洛云的嘴唇都开始抖了。

小时候妈妈哭闹着求爸爸不要再找小三的每一个场景、每一句话，爸爸每一个鄙视的眼神、不屑的笑。

纷纷在这一瞬间冲上头顶，那些吵闹狰狞的脸与陈光的叠加在一起。

洛云突然安静下来，定定地盯着陈光。

妈妈那时候独自带着她，像个单亲妈妈，累得蓬头垢面，每个月的生活费得到处打听爸爸的行踪，像个乞丐一样去要。

那段童年，她印象深刻，刻入骨肉。

「我，不是我妈。」所有的纷乱汇成了一句话，洛云一个字一个字地说：「离就离。」

她不再去看陈光。

这个男人，再也不是她的爱人。

是仇人。

4

人说本性难移，但洛云想，他们一定是没经历过仇恨，那种当面把你的伤疤一层一层揭开往上撒盐，你越痛他越笑，让你咬牙切齿的仇恨。

仇恨会让人脱胎换骨，变得冷静、变得坚韧、变得受多少苦都可以咬牙忍受。

只要能得到自己要的结果。

她小心翼翼地做一个好妻子，为的就是不重复妈妈那条路，但他一脚把她踢到了妈妈的轨迹上。

不共戴天。

离婚很快办成。

陈光公司的股份早就变更，不知何时还弄出来一大堆债务。

陈光一脸大度地表示债务不用洛云共担，同样，公司的收益也不容洛云觊觎。

房子洛云占三分之二，剩下三分之一的房款，洛云需要给现金。

陈光依旧一脸大度：「这钱我不跟你算了。」

洛云低头不说话。

哪里还有积蓄，陈光每次事业告急都要回家拿钱，他以为他给了家里多少钱，其实早就让他要得差不多了。

今天洛云化了淡妆，穿了一身得体的衣服。

虽然还是胖，但好歹没有蓬头垢面。

想想今后的日子，她狠狠咬了下唇，疼得自己眼泪都出来了。

挂着眼泪，她抬头看陈光：「陈光，离婚了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就不能求你了？」

洛云是老实，但不是傻。

同床共枕多年，陈光的性格她比谁都清楚。

爱面子，喜欢被人崇拜，喜欢别人叫他光哥。

不然他也不会放着公务员不当，跑出来创业。

因为事业单位没人管他大哥长、大哥短地叫。

陈光说当初最喜欢洛云的，就是一脸需要人拯救的小可怜样。

可最后，他却一脚把洛云踹进了深渊。

如今洛云挂着泪花看他，陈光呆了一呆，似乎回想起当初恋爱时也曾山盟海誓，要照顾她一世。

他清清嗓子：「只要不是复婚，其他要求我尽量满足。」

洛云点点头：「给我介绍份工作行吗？不需要工资多高，公司稳定工作有奔头就行。」

陈光愣住了：「你要工作？不是说好孩子的赡养费我给吗？我每月多给一点，你这么久没出社会，出去了不行……」

洛云摇摇头。

她要靠陈光，不还是在走妈妈的老路。

何况财产分配他连一点便宜都不让她占，以后和那女的成了，说不定孩子都没饭吃。

母女两代的经历让她明白一件事：万事要靠自己。

洛云楚楚可怜地坚持：「能帮帮我吗？给我介绍份工作？我一家庭妇女，没有朋友，你的人脉那么广，肯定能帮我……」

高帽一戴，陈光便答应帮洛云看看。

洛云点点头，红着眼圈走了，陈光看着她萧瑟的背影，还是有点怜惜的，在和新人庆祝离婚前，还是拨了个电话给生意伙伴，帮洛云谋了份工作。

他还贴心地说好下个月上班，给洛云一个适应的时间。

仁至义尽。

这是陈光对自己的评价。

5

洛云接到陈光电话，感激涕零，千恩万谢，仿佛把陈光找小三的事忘了，简直把陈光当救世主看待。

陈光已经很久没从洛云口中听到除了孩子以外的其他事了，乍然被洛云软绵绵地一通崇拜，又是他人脉果然广，又是他仁义，连前妻的忙都帮，突然觉得洛云顺眼起来。

所以接下来洛云发愁工作的时候孩子怎么办，陈光一口答应下来，孩子请保姆，保姆费他出，请价位最贵的阿姨。

挂了电话，陈光想想洛云的不易，叹了口气。

可没法子，米香催得太紧了，他要是再不离婚，米香就要跟他分手。

这姑娘身娇体嫩又漂亮，会打扮会说话，酒量又大又爱玩，跟她在一起陈光感觉自己又成了血气方刚的小伙子，每秒钟都是刺激，实在舍不开。

离婚以后不用回家面对吃腻的家常便饭，不用听洛云唠叨孩子的营养教育兴趣班，天天跟米香如胶似漆，陈光日子过得赛神仙。

他打电话给米香订了玫瑰，又在城中最好的餐厅订好位置。

今天是他们在一起一年的纪念日，陈光给米香买了条二十多万的钻石项链当礼物。

安排好一切，他又想起洛云刚才软软糯糯、感激涕零的样子，心里多少有些愧疚，拿出手机一次性给她转了一年的保姆费，想了想又加了两万。

「拿去买两身衣服。」陈光发微信说道。

过了一会儿，他收到洛云又一通感谢，语气之真诚仰慕，让他舒服之余，都怀疑洛云是不是失忆，忘了他出轨的事了。

但转瞬他又想通了。

像他这样离婚了还顾着前妻的男人又有几个呢。洛云肯定心里也清楚，他这种前夫多难得，还不得好好巴着他？

陈光对自己调理女人的天赋十分得意，哼着歌投入工作中。

而洛云则看着自己的账户，面无表情。

这十年她所有的时间都给了陈光，没吃过好的，没穿过大牌，没做过美容。

如果把这时间用来工作，早就够她赚钱享受这一切了。她也早该升职了。

可跟着陈光做了十年老黄牛，她却毫无缘由被下岗了。

连遣散费都被陈光吞了。

保姆钱她本来就多要了一半，再加这两万，正好够她去趟整形医院，再请个私教。

她受过的伤，就要让陈光也尝尝。

想游戏花丛？那就玩玩。

6

洛云相貌底子不差，只是生完孩子代谢慢，人发胖了。

医生帮她面诊，她只需要垫高鼻基底，做个眼睑下至，整个人就能再上一层楼。

洛云又在医院买了超声刀和水光针的套餐。

她还去了以前舍不得去的发型工作室，把齐腰长发剪成披肩发，染了淡淡茶棕色，去健身房约了私教课。

洛云是个对自己狠得下心的人。

不然她也不可能几年来节省成那样。

她几乎是用自杀式的决心在减肥，每餐只吃两小碟，一天健身两次，一个月时间掉了十五斤，她又恢复了少女时的身材。

脸上的微调很快就恢复了。

医美也没白做，洛云干燥枯黄的皮肤总算是恢复了些。

一个月后，她穿着套装，站在了秦东的面前。

秦东是陈光的合作伙伴，公司不大，但国内市场独一份，盈利不小。

他看她的眼神里带着一抹遮不住的鄙夷。

走后门找工作的人，他都看不起。

更何况离了婚还要托着前夫给她走后门的。

「去业务部吧。」秦东一锤定音。

业务部工作最重，聚集的全是有干劲的年轻人，这种养尊处优几年的富贵花，想必几天下来就乖乖回去吃赡养费了。

洛云点点头，转身就去了业务部。

秦东的眼神她能看懂，但她不在乎。

现在没有老公给她依靠，吃饭就得靠自己，只要有钱赚，管他什么眼神。

业务部的年轻人都知道洛云是走后门进来的，对她的态度和秦东如出一辙，疏离淡漠。

洛云也不忙着搞好同事关系，上班时候不懂就问，什么活都干，哪怕是帮着打打合同，她都仔仔细细把合同研究明白，再打印好交给同事。

同事加班，她从不早走，就算同事让她帮着做个表，她都要把表里涉及的所有业务搞清楚，再上网查怎么把表做得漂漂亮亮，最后传给同事。

想孩子时，就调出手机 APP 看家里的监控，望着孩子委屈巴巴的睡颜，死死忍住心酸，拿出业务资料一字一句地背。

半个月下来，同事们开始找洛云一起聚餐，出去买咖啡也会记得带洛云一杯。

有些业务也会分给洛云去办。

秦东找业务部的经理询问工作时，经理特意提起了洛云：「这姐姐太拼了，刚毕业的大学生也没她那么拼的，人又稳重不多话，眼里有活办事利索，还真是挺不错。」

秦东倒是出乎意料。

特意走了个后门来公司，真是来发展事业的？

他手指在桌上点了点，最近和陈光因为价格在扯皮，既然这位前妻真表现得那么上进的话，那就让她去试试好了。

反正以前是一家人嘛。

要是谈不拢，也正好跟陈光翻脸，顺势把她踢出去。

秦东还是对走后门进来的人好感不起来。

洛云接到新任务，得知要去和陈光扯皮，脸上表情都没变，立马接了下来。

一个多月了，也该见见他了。

7

陈光蜜里调油的一个半月过完，这才想起他已经很久没看见孩子了。

老婆可以不要，孩子怎么说都是自己的，得见。

正想着找洛云的时候，洛云主动打电话来：「孩子好想你，我也是实在没办法了，他总是问我你哪里去了。」

陈光一听，心疼了，立马安排晚上一起吃饭。

到了晚上，洛云化了淡妆，头发吹得蓬松披散在肩上，贴身的白色露肩上衣、紧身的黑色牛仔裤，搭上八公分的高跟鞋，摇曳生姿地朝陈光走来。

耳坠的流苏随着步伐轻轻晃动，身上暗香浮动，洛云一出场，陈光就定在了原地。

才一个多月，他都快认不出她了。

「感觉你哪里不一样了？」陈光疑惑地看着洛云问道。

总觉得她的脸精致了不少，可仔细一看，五官还是原来那样。

再往下看，洛云甚至比谈恋爱时还要纤细。

这还是那个不修边幅、爱穿优衣库的肥婆吗？

洛云轻轻一笑：「我工作特别忙，瘦了十几斤。」

陈光还在盯着洛云看：「瘦了好，瘦了好。」

洛云轻轻推推孩子：「不是要见爸爸吗？」

孩子委屈地红了眼圈：「爸爸，我好想你。」

毕竟自己亲生的孩子，眼泪一掉，陈光的父爱油然而生，一把抱起孩子：「爸爸带你吃好吃的。」

一顿饭，陈光吃得十分满意。

孩子依恋地赖在他身上，黏着他说这说那，让陈光充满了父亲的满足感。

而洛云往那儿一坐，路过的男人都要不经意地瞥上一眼，加上她说话有趣了很多，不再提柴米油盐，竟然跟陈光讨论起了业务，让陈光耳目一新。

「如果你以前就这样多好.....」陈光竟然不自觉地说了。

洛云低头一笑：「以前我没有保姆，天天在家里打转，哪里知道世界这么大呢。」

陈光突然有了愧疚感：「其实我挺对不起你的。」

洛云盯着面前的红酒不说话。

她掏心掏肺的时候，他出轨出得盛气凌人。

她皮囊好看了，不用逼他，他主动道歉。

像一出荒诞剧一样可笑。

陈光见她不说话，想来他伤她挺深，咳嗽了一下：「我有什么可以弥补你的？」

洛云突然抬头，眼底水光涟涟：「阿光，你再帮我一次好不好？求求你了！你要不帮我，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.....」

陈光听洛云说完，觉得秦东挺混蛋的。

既然是合作伙伴，干嘛为难他的前妻，让他前妻来跟他谈判？！

偏偏洛云现在没有安全感，急需一份工作。

陈光都想给她换一份工作了。

可去他公司里，米香会知道。

换别家公司，他认识的所有合作方里，也只有秦东不好色。其他老色鬼看到洛云现在的样子，得活活把她吃进肚子里去。

陈光心里暗骂秦东，可洛云楚楚可怜等着他救，那双眼睛像无辜的小动物一样无助，让他不忍拒绝。

他憋着气点了下头，答应降低价格。

反正没真伤筋动骨，就当博洛云一笑了。

洛云果然笑了，一双眼睛亮晶晶的，让陈光心里一动。

她端起酒，认认真真给陈光敬酒，逗得陈光开心，两人又喝了不少。

孩子早就睡着了，吃完饭，陈光抱着孩子，叫司机把他们送回家里。

陈光一路把孩子抱上楼，放到小床上安顿好，喘了一口气，一转头，洛云端着一杯茶来：「喝了醒酒。」

陈光突然有点怀念从前。

以前洛云就是这么无微不至地照顾他。

而现在，米香年纪太轻，陈光喝多的时候，她比陈光醉得更厉害，陈光还得死撑着照顾她。

陈光接过茶喝完，突然有点不想走了。

可洛云指指门口：「时间不早了，别让米香着急。」

陈光突然觉得挺尴尬，点了点头匆匆走了。

坐上车，他心里有点发空，总觉得失去了什么，可又不敢细想。

走到半途，洛云突然来电话了：「阿光，我想跟你说件事。」

「你说。」陈光放柔了声音。

「我，我还是舍不得你。」洛云低泣。

陈光心里的空虚一扫而光，熨帖了不少，但随之而来的还有紧张。

他贪恋米香的活力，不想回到婚姻里去。

洛云紧接着又说：「我知道你爱米香，我不想破坏你们，我只是想多见见你，不需要告诉她，我见见你就开心了，好吗？」

陈光胸口一阵热血上涌，八个字浮现在他脑海：「娇妻美妾，夫复何求。」

想想洛云那双水汪汪的眼睛，再想想米香紧致的身体，陈光不自觉地嘴角上扬起来。

9

陈光左拥右抱的生活正式开启。

只是名分掉了个。

现在洛云是见不得人的那个。

洛云不在乎。

以前她在明，米香在暗，她没有一点防备。

现在换过来，让米香也尝尝她尝过的滋味。

洛云一改从前孩子的事自己一肩扛的风格，频繁地约陈光见面。

今天孩子要去游乐园，想让爸爸陪；明天是孩子肠胃不舒服，哭着要爸爸才去医院；后天是孩子在幼儿园演出，家长都要去.....

两三个月下来，洛云见陈光的次数反而比没离婚时候还要多。

陈光也不觉得烦。

现在洛云妆容精致、五官出挑，身材纤细，穿着时尚，带出去回头率跟米香也差不多了。

而且她虽然不像米香一样活力四射，但时不时把他当老师，请教他些业务上的事，每次给她讲完课，沐浴在她崇拜的眼神中，陈光都觉得神清气爽。

这是米香比不了的。

年轻女孩爱玩，陈光在她面前总是精力不够，跟不上米香的节奏，渐渐力不从心，经常挫败。

陈光见孩子的次数越发多，和孩子感情加深，对洛云也仿佛回到了初恋时的新鲜惊喜。

但米香不干了。

陈光要见孩子，她虽不高兴，也说不了什么。

但见的次数也太多了点。

从一周一次现在变成一周三次，从晚上八点回来变成十一点才回来，哪家孩子十一点才睡觉？！

米香本能地觉得不对劲，到手的有钱大叔别又跑回去了。

她想来想去，想了个办法，怀孕！

不就是拼孩子吗？她也会生。

现在陈光闭口不提结婚的事了，怀了孕，他还能不提吗？

10

米香说干就干，避孕药停了，拉着陈光夜夜缠绵，两个月后，一张孕检单甩到了陈光面前。

「我怀孕了。」米香得意地说。

陈光突然觉得五雷轰顶。

娇妻美妾的日子过上瘾了，他已经没那么急迫地要跟米香结婚了。

这张孕检单没带给他惊喜，倒是把他吓了一跳。

陈光一脸懵，看看已经在买孕妇用品的米香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

接下来半个月，他没接洛云电话，总觉得看见孩子心亏。

洛云倒是很平静。

反攻倒算，哪里会一帆风顺。

米香当初能把陈光截胡，现在又岂会一点办法不想。

她还照往常一样，上班加班，周末边陪孩子边琢磨业务。

人的时间用在哪都是能看得见的，洛云的业绩肉眼可见地直线上升，经理已经让她带一个小组了。当然也有她搞定陈光的功劳。

而秦东自从洛云搞定陈光，也不再动打发她的念头，反而对她生了一丝好奇。

这女人坑自己前夫坑得倒是毫不犹豫，是赡养费不想要了？

闲来无事，他便多去业务部走动了几次，次次都看见洛云安安静静坐在工位上，全神贯注工作，要不就在跟客户打电话，声音软糯可人，态度温和纯良，原则问题却一步不退。

她打电话时，耳坠的流苏一晃一晃，扫着她的肩膀，那双红唇一张一合，贝齿雪白，极是饱人眼福。

秦东有些困惑。

以前陈光不是说她成天在家好吃懒做，就等着吸陈光血吗？

看着不像啊。

秦东摇了摇头，不想去想这些八卦家务事，直接叫来经理，让经理把催款结算的业务交给了洛云。

看她打电话时谨守原则一步不退的样子，倒是适合弄这摊烂事。

洛云在同事同情的注目下，二话没说接下了工作。

这家公司很有发展前途，能扩大人脉，上升通道也透明，能者为之，哪天不干了，这份履历也很有含金量。

这是陈光几年婚姻送她最好的礼物。

这笔钱其他人要了很久没要回来，洛云也就没急着去碰壁，先去打听对方老总。

听说这老总有点关系，老婆娘家有关系，是个惯赖了。

别的公司都是自认倒霉，唯独秦东所在产业国家有扶持的意向，这个城市就他独一份，也是有依仗的人，坚持不吃这个闷亏。

洛云联系了他们业务部的经理，也不提要钱，就是请吃饭，去酒吧。

洛云如今知道打扮了，回头率又颇高，经理的眼睛上上下下一直就在洛云身上梭巡。

几次酒喝完，洛云从经理大舌头的酒话里，倒是多少知道了点儿东西。

她边劝酒，边偷偷把酒吐在水杯里，边想着什么时候去会一会对方的老总。

酒过三巡，经理借着三分酒劲，一个劲儿缠着洛云去唱歌。

洛云推脱不过的时候，正好陈光打来电话：「你怎么不在家？这么晚了把孩子和保姆单独留下你去哪了？」

洛云正好有借口躲开经理的咸猪手，往旁边躲了躲：「我在凯源吃饭呢，客户喝多了，一直要我去唱歌，我现在还被缠着呢。」

陈光一股怒气升腾：「哪里？我去接你。」

十几分钟后，陈光杀气腾腾地冲到饭店，黑着脸把洛云一揽就走。

那经理看人家男人来了，讪讪地打了个招呼也就走了。

陈光阴着脸开车不说话，洛云也正好不用应付他，揉着太阳穴醒酒。

过了一会儿，陈光才说：「你怎么和男人喝酒喝到这么晚？」

洛云苦笑：「业务上的事，没办法。」

她感激地看着陈光：「今天多亏你了，不然我真不知怎么办才好。」

陈光脸色缓和了些：「你那么拼干什么，一个女人还想拼出个什么事业？把孩子撇在家你能放心？我又不是不给你钱。」

洛云低头，半晌才说：「我知道你事多，怕你累。你胃不好，一着急就疼……」

陈光顿时感动得快要落泪。

这半个月，米香快把他折磨死。

半夜叫他起来穿越半个城买小吃回来，人家打烊了就嫌他开车慢不让他上床。

让他把米香家里七大姑八大姨都安插到公司，还摆明了要干财务业务行政的二把手。

时不时就把陈光从公司叫回去，不是这疼就是那不舒服，去医院一检查什么事都没有。

嘴上还不闲着，和她家亲戚口口声声一个年轻姑娘给他这么个二婚中年男人生孩子，吃了多大的亏，受多大的委屈。

陈光做生意的，哪里看不出这么点弯弯绕绕，就是仗着孩子想多要点彩礼，房子车子不够，他们是连股份都图上了。

陈光后悔得要死，当初洛云怀孕的时候怎么就安安静静的，产检他都没陪过，光顾着搞事业了。

现在米香逼婚，他有点发憊了。

不结的话，孩子怎么办，她又不肯打。

结的话，他直觉以后的事少不了。

小恩小惠可以给点，但动他公司可不行，他穷苦出身，公司就是命。

心烦得要死，陈光不知不觉跑来找洛云，偏巧洛云又不在。

等送洛云回家后，陈光没话找话，坐着不走。

说起洛云要账的那家公司，陈光还提醒洛云不要招惹，那家关系雄厚，陈光自己还托人家那老总走老婆关系帮过他不少偏忙。

洛云一个劲点头，像个乖学生。

陈光满足地喟叹一声。

昏黄的灯光，温馨整洁的布置，洛云不高不低的声音，卧室里熟睡的孩子。

陈光觉得呆在这里，烦心事仿佛都跑到了九霄云外，实在不想走。

洛云也不赶他，给他拿出干净的睡衣：「你看着累了，不如洗个澡？」

陈光求之不得，赶紧钻进浴室洗漱，生怕再晚了洛云改主意。

毕竟从离婚到现在，洛云虽说对他温柔体贴，但终究没再让他碰过，有些东西陈光也知道，回不去了。

陈光从浴室出来，闻着睡衣上淡淡的柠檬洗衣液的味道，熟悉得想流泪，突然十分渴望和洛云躺在同一张床上，哪怕是抱一抱，什么都不做也行。

可惜洛云已经让保姆去客房睡，自己带着孩子在主卧睡了。

陈光讪讪地去书房的贵妃椅上躺下，刚合上眼，就沉沉睡去。

11

第二天陈光罕见地九点才起来。

最近属实心累，在洛云这儿又太放松，几年来这是他起得最晚的一次。

洛云已经上班去了，孩子去了幼儿园，陈光一个人在家里晃来晃去，刚结婚时的点点滴滴忽然就钻进脑海里。

那时候，挺幸福的。

他坐在沙发上发了半天呆，直到手机屏幕亮起，来了电话才醒过神来。

是米香，打了陈光一晚上电话，陈光手机静音，现在连哭带闹要打孩子。

说实话，陈光还是有点贪恋米香，年轻的肉体 and 活力谁不爱。

想来想去，陈光也没下得了决心，叹口气，干脆上午不去公司了，回去哄小祖宗去。

米香受了刺激，孩子险些没保住，把陈光看得更死，陈光又有段时间不能和洛云联系了。

洛云沉得住气。

她正好去把秦东公司的账要回来。

洛云在老赖公司堵了好几天，把他们老总林总堵住了。

「林总，我来要账。」洛云开诚布公。

林总嗤笑，干脆挑明：「你们公司的账我是不打算还了，你也白来。」

洛云不急不躁，丢出一份 Excel 表。

林总奇怪地接过去：「这是什么？」

他再一看，脸色都变了。

从前台到秘书，从业务员到行政，所有他沾手过的女人，上面列得清清楚楚。

表格最上方有一行字：林总后宫人事资料。

最下方，有一行字尤为致命：私生子，林某某，几岁，在哪上学。写得明明白白。

洛云站在他面前，静静等他看完，话说得直截了当：「我也是混口饭吃，不得不为，账给我结了咱们哪说哪了，不结的话，我找你老婆。」

说完她转身就走。

人还没走出公司，林总的电话就打到秦东那里了，结账结得利利索索。

电话最后，林总意味深长：「你们那个女业务员，不是个善茬.....」

秦东挂了电话挑挑眉，找业务经理：「给洛云记一功，发奖金。」

既然洛云是真心想干，那他就真心把她当人才培养。

偏见远不如实力重要。

洛云正式在公司站稳脚跟，业务做得明明白白，带的小组业绩稳步前进。

秦东都夸过她厉害。

其实洛云心里清楚，她只是被生活逼到不得不优秀。

她和孩子的未来，都担在她一肩之上。

工作占据了绝大部分时间，加班成了家常便饭。

陈光有时偷摸打电话想见见她，洛云总是推拒，人在公司加班，借口却不是在外面吃饭，就是在陪客户唱歌，要不就是跟同事喝咖啡。

整整一个月，陈光一次都没见到她。

倒是洛云时不时给陈光微信传两张照片，媚眼红唇，像极了被爱情滋润的样子。

陈光一阵烦躁涌上心头。

洛云有两次半夜传照片过来，被米香看见了。

米香要去找洛云闹被他拦下来，便找他闹起来，一口咬死要股份，不拿股份不安心。

陈光觉得自己对米香的忍耐到了尽头，无数次想起洛云的好。

一想到洛云有可能恋爱了，他就浑身不舒服，好像有人拿筷子抢了他盘里的肉。

米香被他扔在了一边，反正她怀孕，天天只能呆在家里，不怕她像以前一样在夜店认识什么小年轻。

陈光的注意力开始放在洛云身上。

又一周过去了，洛云还是没时间跟他见面。

陈光越来越急，索性打电话去问秦东：「洛云最近在干什么，是谈恋爱了吗？」

秦东现在已经把洛云视为可造之材，天平完全偏向她，客客气气一句话把陈光怼回去：「你们不是离婚了吗？」

他还怕陈光把洛云这员未来一定可成大将的人才抢回去，两人没联系最好。

陈光一下子急了：「秦东你怎么帮着她说说话？不是你看上她了吧？」

他这句话突然就点醒了秦东。

秦东单身一年多了，于情于理也该再找个女人。

他倒是不在乎洛云二婚带娃，他更在乎洛云的能力与那股坚毅的劲儿。

是个贤内助的料，形象也养眼。

秦东笑了：「谢谢你提醒啊，我还真想追她了。」

说完，他就挂了，急坏了电话那头的陈光。

陈光索性追去秦东公司，午休时候把洛云拽出了公司，脸阴沉沉的：「你最近什么意思？为什么不见我？不是说好了你偷偷跟我在一起吗？」

洛云咬着下唇，左右为难：「陈光，我早就想说了，其实最近，我挺矛盾的。我喜欢上了一个男人，可又不敢接受他，我怕我到时候会想你，会后悔。」

「谁？是不是秦东？！」陈光咬牙说。

洛云摇摇头：「你别问了，我不会说的，我现在也是在考虑当中，我们先别见面了，等我考虑好给你答复。」

说完，洛云转身回了公司，留陈光一个人咬牙切齿。

现在他对洛云已经不像离婚时候那样甩之而后快了。

不管是在洛云那里享受到的平静温馨，还是洛云焕然一新的面貌，还是这段时间又涌上脑海的幸福回忆，他都放不下。

不知不觉，他想起洛云的次数早就超过了贪得无厌的米香。

陈光不能接受洛云属于别人！

他带着一肚子气，独自喝闷酒。

喝到深夜，醉醺醺酒驾去找洛云，却发现那个熟悉的家已经人去楼空。

洛云什么时候搬家的，他竟然不知道！

陈光赶紧给洛云打电话，洛云的手机号变成了空号！

陈光感到了一种恐惧。

彻底失去的恐惧。

就连离婚时他都没这么恐惧过，他知道洛云住在哪，号码多少，随时能找到她。

可他没想到有一天他会和洛云失去联系！

陈光晕晕乎乎靠墙站着，失去了方向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米香不知什么时候出现了，摸着刚刚隆起的小腹，指着陈光破口大骂，什么「死老头」「老不休」「耽误年轻小姑娘」。

各种贬损冲击着陈光的耳膜。

陈光喝得头晕脑胀，又对米香积怨已深，一时怒从心头起，骂了句「去你妈的」，反手一把就把米香推得从楼梯上滚了下去。

米香的惨叫声响彻楼道，所有人家都亮起灯，陈光甚至能听到对门传出打电话报警的声音。

他木木地转头往下看，愣在了原地。

米香身下全是血，脸白如纸。

「完了。」陈光心里哀嚎一声。

洛云站在楼下，看着远远而来的警车，收起手机，信步走远。

谁先失去，谁不甘心。

这一次她先离开，就是要让陈光心烦意乱，和米香继续摩擦不断。

本来今晚她是回来拿东西的，谁知这么巧，陈光也来了。

她打了个电话给米香，便守在一边看戏。

本是想让他们起冲突，可陈光实在给力，把普通的口角硬是发展成见了血。

洛云计划用三年的时间报仇，现在提前完成任务，只用了半年。

就这么匆匆结束战斗，总觉得差了点什么。

洛云叹了口气。

还是亲手给这场大戏拉上帷幕吧。

她拿出手机，把早就写好的帖子发到了网上，水军是早就请好的，还会帮她找不少收钱办事的大 V 转发。

陈光接她回家那天，跟她说的那些利用林总老婆关系办的事，她都记在了心里。

这个帖子是她对他和米香最后的惩罚。

洛云回头看着坐进了警车的陈光。

陈光回头间也看见了她，挣扎着想往她这边来，被警察硬是按回了车里。

他被按进警车里，洛云还是能听到他在狂呼：「洛云，等我！」

洛云笑笑，朝他挥了挥手，慢慢走远。

心里没什么喜悦，空余寂寥。

这一切本来不该发生的。

12

第二天洛云上班，秦东把她叫到办公室：「陈光出事了。」

洛云点点头：「我知道。」

秦东诧异于洛云的淡定，但她没受到影响，秦东也就收回一肚子安慰的话，放她回去工作。

又过了几天，陈光被判故意伤害，有关部门开始核实洛云帖子里的情况。

秦东见洛云情绪淡定依旧，决定直接开始计划。

他一向是个敢想敢干的人，想到什么立刻执行。

午休时他找到洛云：「我可以请你吃饭吗？」

洛云吃了一惊：「什么理由？」

「我想追你。」秦东认真地说，「我认为你是能让我安心做事业的女人。」

洛云愣了一愣，仔细看了眼秦东。

秦东在那一眼里有些怔忡。

她像是在看他，又像是在透过他看别的人。

良久，洛云笑着摇了摇头：「秦总，您知道我离婚以后得到了什么吗？」

「赡养费？」秦东试探地问，「我的经济实力强于陈光。」

洛云又笑了。

她指指自己：「野心。」

秦东挑眉，表示不解。

洛云站了起来：「我看到了我的能力，长出了野心。我想和你们平起平坐，不想做你们身后的女人。我希望有一天，是我需要一个贤内助。」

她客气起身：「秦总，如果没什么事我就出去了，手头还有一大堆活呢。」

秦东略带尴尬地点点头，望着她窈窕的身影。

秦东最大的优点是对心态的调整能力。

很快，他就想通了：不能娶她回家做贤内助，那就让她做手下一员大将，反正都是对他有利，都可以。

「好好干，我会给你加薪升职。」秦东表明态度。

洛云点点头，微笑地走出去。

她曾听陈光说过一句话：「权力是最好的春药。」

这句话放在事业上也一样，她宁愿和事业谈恋爱，看得见回报，摸得着好处，不会背叛，不会伤害。

这是她后半生的爱情，最终的情人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